

庞
旸
著

邓拓

和他的
一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名人传记

名人传记

庞 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邓拓

和他的一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拓和他的一家/庞旻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5

ISBN 7-5313-1869-5

I. 邓 II. 庞…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18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4 千字 印张: $9\frac{5}{8}$ 插页: 4

印数: 1—8,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869-5/I · 1626 定价: 15.00 元

丁一岚
29岁时与邓
拓合影（1950
年摄于北京北
海公园）



1959年
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邓
小虹、邓鸥
予、邓壮
后排左起：邓
淑彬、邓小
岚、邓拓、丁
一岚、邓岩、
邓云





1996年5月全家团聚
左起：邓壮、邓小虹、邓小岚、
丁一岚、邓岩、邓云；前：郭北
满；后：刘明明



邓拓故居“第一山房”

邓拓书法

當年北嶽起烽煙捲地風
 雲東門里天午夜蹄聲驚曉
 夢山村燈火照無眠馬蘭路上
 春影鷓鴣子河邊戰門連今日
 京華重話舊新人新事寫新篇
 一九六五年夏日錄音蔡其紀子七律一首
 侯薪洲光運同志留念 邓拓

1996年5月在北京八宝山灵堂

全家在灵堂中合影

丁一岚(左二)左侧是邓拓二哥的女儿邓全



晚秋

丁一岚于 1991 年秋摄于北京，
70 岁生日留念。

邓壮摄影



关于这部书的几句话

丁一岚

曾经有几位作者提出为我写传，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自认为一生几十年，没有动人的阅历，没有耀眼的业绩，平平凡凡，忙忙碌碌的一生，没有什么好写的。有时，有些特殊的机遇，也是客观条件赐予的。比如：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开国庆典的实况转播工作，当时有几位老播音员都可以去，组织上指派齐越和我参加了。当然，我们都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大典，使我们亲身处在光芒四射的环境中，似乎身上也披上了一抹霞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工作任务，算是我一生中光荣的一页，而我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广播工作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丛书，叫《×××和他的家》，其中有邓拓。青年作者庞旸应下来了，诚恳地几次找我，我想不能因为我一家，影响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我只好尽量为其提供方便了。

邓拓，在事业上的成就，横溢的才华，无私无畏的胆魄，尤其是最后差不多将近十年风风雨雨中所历经的坎坷，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解。尽管如此，邓拓在世时，仍以拳拳之心，真诚地对党的事业进言，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倾向奋笔疾书，写出了许多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难以遗忘

的好文章。然而，又恰恰是这些文章，致使他最后身遭横祸，终于悲愤地离世。

我陪伴邓拓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有我的事业，有我独立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算长，但是同甘共苦的时间也不算短。老邓三十岁才开始爱情生活，也许由于他诗人的气质，感情浓重，灵感充溢，每每我们团聚或分别时，他常常今天挥笔写一首诗，明日随口吟诵一阕词，这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邓拓走了，我们的家还存在。在他被冲击诬陷后的十三年中，由于可以理解与想象的原因，我和孩子们过着受打击，受歧视的凄苦生活。这些年，使我们懂得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清了人心的善或恶，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生活，因此，要保持乐观和自我奋斗的精神。

我和孩子们都不愿意回顾那一段生活，它，太使人痛苦了。但是，缺少了主人翁后，延续下来的三十多年的家庭生活，记下来也有它的意义；希望通过这些不该发生的悲痛、苦难——不只我们一个家庭，按全国计算，估计至少有几万，几十万个家庭——让人们能记取那沉痛的教训，使那悲惨的历史绝不要再重演，则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初衷与企望。

1997年10月于京寓

目 录

关于这部书的几句话	丁一岚
引子	1
第一章 少年执笔复从戎	4
第二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31
第三章 毛锥十载写纵横	48
第四章 人间长此忆真情	66
第五章 云山比翼双飞梦	85
第六章 记者生涯当自励	106
第七章 文章满纸书生累	127
第八章 健笔终存天地间	157
第九章 断骨留魂证苦衷	191
第十章 乌塔孤依觅朝晖	216
第十一章 八方泪洒马南邨	232
第十二章 死生继往即开来	257
后记	301

引 子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①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一年，几个丑类搭上了被错误导航的历史航船。假革命之名涌起黑风恶浪，其势汹汹，向渴望美好善良的人们扑来，卷走了多少英才高士的生命！在这场“红色风暴”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传主——邓拓。

历史会记下这个日子：1966年5月17日。那是个漆黑的夜晚，白天一浪高于一浪的批判喧嚣，渐渐平息了下来。在北京遂安伯胡同的一所院子里，邓拓书房的灯光，整整亮了

^① 这是在1979年迟开的追悼会上，“三家村”惟一的幸存者廖沫沙为邓拓写的挽诗。

一夜。窗外的紫藤萝架向地上投下斑驳的倒影，初夏的微风细草，也停止了合鸣，万籁俱寂，然而，邓拓的胸中，却翻滚着一股烈焰！他能忍受观点的论争和批判，能忍受罢官与靠边站，却不能忍受那些别有用心造谣、诬陷，那些对人格莫大的侮辱！他要申辩，却被扼住了喉咙，不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欲抗争，可茫然四顾，该向何处抗争啊！一个战士，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解除武器。几十年“毛锥纵横”的生涯，他以笔为枪，写下了多少深刻感人，大气磅礴的锦绣文章，那是为一个壮丽的事业呐喊，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自觉地奋斗。而今，这支笔，却只能用来写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了。

他写啊，写，六千言从胸中一泻而出。他要洗清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污垢，要向那些害人的魑魅作最后的一击！字里行间，回荡着铁骨铮铮的声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写完这封给组织的长信，夜已深，该给亲人写几句了。他那颗支离破碎的心，倏地，收得更紧！一岚，我的爱妻，我的战友，我能对你说什么呢？从潭沱河畔相恋，到一起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我给你写过多少诗词、多少信，那是我们美好爱情的乐章。可如今，我却不能保护你们，甚至我的存在，都成了你和孩子们精神痛苦的根源。如果我的死能稍稍解除你们的创伤，我也会含笑九泉！

我的孩子！如花朵般的五个孩子啊！你们是那样健康、活泼、聪明、正直，你们纯洁的心灵里还揉不下一粒砂子。挚爱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可耻的“叛徒”，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面对你们那惊恐含恨的眼神，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但我丝

毫不怪你们，只愿我的离去，能还你们一个平静的生活。

夜雾深沉，邓拓忍着周身疼痛的发作，给妻儿写下简短却饱含深情的遗言。然后，长叹一声，撂下紧握了一生的笔……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拓，就这样匆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路程。十年浩劫的序幕，从此全面揭开。直到十三年后，阴霾散尽，日月重光，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他；他的妻子、儿女，也没有忘记过他。人们深深怀念这位博学多识，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位一身正气，诗情满怀的“党内才子”。邓拓和他一家的命运，是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风云变幻，大辉煌伴着大磨难的世纪的一个缩影。

第一章 少年执笔复从戎^①

故 乡

5月17日那个漆黑之夜，在邓拓结束自己生命的漫漫长夜里，他都想到了什么，忆到了什么，我们已无从查考。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曾循着自己生命的轨迹，回溯到了源头——他魂牵梦萦的家乡——福州，回到了五十四年前孕育了他生命的“第一山房”。

邓拓的故乡是值得骄傲的。

福州近郊有个竹屿村。古时候，这里是闽江的一个岛屿，因岛上多竹而得名。竹屿村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南宋时，邓氏家族的许多人，从河南南阳迁到这里，成为村中一个大姓，以“耕桐”作为族志。竹屿又是个颇有文化传统的村落。南宋时期，村中建有东野竹林书院，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元

① 邓拓诗《寄语故园》。

末，有学者邓定隐居不仕，结屋于竹溪之上，自题其堂为“耕隐”。明代，这里更是名人辈出，其中邓厚岳曾邀诗友在此结社吟诗，以至被称为“竹林后七贤”。邓厚岳的住宅为“竹林草堂”，清代改名为“七贤祠”。院旁建一座“乡贤邓公祠”。邓公祠原有一方匾额，为鸦片战争时期与林则徐并肩作战的闽浙总督邓廷桢所书。

竹屿是邓拓的祖居，而他的故居则是城中的“第一山房”。

福州古称闽侯，别称“三山”，又有“三山藏，三山现”的说法。三山现，即城中的于山、屏山和乌石山，三山鼎立，成犄角之势；三山藏，即三山以外冈陵较低的地方，陆续盖起的房屋，将这些冈陵掩藏了起来。“未忍经过第一山，柴门叩处只常关”，这是邓拓的老友李拓之悼念邓拓的诗句。第一山即邓拓故居所在地，位于福州城内乌石山东端，中隔天皇岭，实际上是乌石山延伸出来的一块台地。这里巨岩高耸，浓阴蔽日，有故人摹取宋代大书法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字，刻在岩壁上，这就是“第一山”的由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福州得“西学东渐”的风气之先，出过林则徐、严复、林纾这样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这“第一山”也不是等闲之地。早在南宋绍定年间，这里便出过一个名叫黄朴的状元，以后元代的黄济、清代的陈轼、叶观园、林材等学者，先后在这里著书立说，使这一方水土浸染上浓郁的儒雅之气。

第一山北麓有一座小楼，楼边山坡上遍植榕树、柳树、芙蓉和芭蕉，庭院里有个天井，院中花木扶疏，草长莺飞。楼后有座高高的古塔，楼前立一石碑，上刻“第一山房”。八十

五年前，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邓拓，就出生在这里。

父 亲

竹屿邓姓为八闽望族，文风甚盛，曾出过两个举人。邓拓的父亲邓仪中（鸥予）先生，便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

邓家书香世代。宋代，邓拓的始祖邓肃，曾住福州永安市北栟榈山，自号栟榈居士。后来他的子孙迁居各地，均以“栟榈”作为族志。聚居在福州竹屿村的邓姓，也是“栟榈”一支的子孙。

邓拓的先人世居竹屿，到他的祖父邓燮香（长椿）这辈时，才迁入城内南后街宫巷口居住。这次迁居是否因家道中落，不得而知。可知的资料是：燮香以做酱菜生意为生，他为人正直，持家勤俭，将继承诗书家风的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对儿子仪中的学业很是看重。

仪中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天资聪颖，自幼就能写一手好诗文，被住在第一山房附近的严家女主人看中了。

原来，第一山房曾数易其主，先为陈、杨两姓别业，光绪间又归严家所有。严家也是书香门第，单生一女名爱美，与仪中同岁。仪中考中秀才不久，严家就托媒说亲，招仪中入赘严家。一般习俗，入赘后要改姓，但因竹屿邓氏宗祠祖传，凡取得青衿的子孙，每年可领一份膏火费，以资鼓励，所以，仪中入赘严家，仍旧姓邓，并且继承了第一山房的产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仪中中举。按当时规定，中了举人就要做官，仪中当了广西一个偏僻小县的知县。但家风和禀性都使他对官场的一套格格不入。有一次外出遭土匪抢

劫，更使他厌于兵灾匪祸，愤而离职，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竹屿村中有一座祠堂，名叫“笃行斋”，中祀邓氏系为官清廉，有政绩的子孙。凡是为官不正，做过危害百姓事情的人，不论官位多高，均不得入祀。在这种宗风的影响下，清代竹屿邓氏虽有十七人出身科举，但官位显赫的并不多，他们多数从事了教育事业。

竹屿这个文化教育之乡，历史上出了不少优秀教育人才。仅邓拓一家，父子、兄弟、姑嫂、叔侄都执过教鞭，真可谓“教育世家”。^①

仪中思想开明。邓拓降生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州城里革命党人聚会，孙中山亲临会场演讲。仪中听到这个消息，连声对家人说：“有幸，有幸，乃吾国人之大幸！”1959年，身居北京的邓仪中老人已届耄耋之年，仍每日读书不止。一天，他重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感慨系之，用毛笔在书后写下一段感言：

“当戊戌政变之年，予二十七岁，在南营廖氏祠应
力师聘课，其俩公子先已饱览时务报及康之不恶谭之仁
学等。八月某日席次，闻陈玉萱侍御抵师所报六君子就
戮，予愤痛甚。今又戊戌，阅六十年重览斯帙，不知作
何感想耶。

八十七叟识于京寓 赠予”

^① 参见铁帆《邓拓的祖居和故居》。